

> 故里

故乡的冬天

□ 毛家成

进入数九寒天的冬至之后,故乡的冬天真正来了。受当地气温的影响,老家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加寒冷一些。

老家地处山区,海拔较高,每年一进入冬季,气温下降很快,冷得让人窒息,没有事情,人宁愿一整天待在家里,也不想出门。小时候,我最害怕过冬天,特别是清晨,更不想起床去学校。除了天黑害怕之外,就是怕冷着冻着。那个时候物质条件不好,缺衣少穿,是常有的现象。大人心疼孩子,怕孩子冻病,经常早早起床,烧一炉火,让我们提着去学校上课。学校里的老师,怕冷着我们,也会烧火给我们烤,但次数不多。没有柴火不说,关键是条件也不允许,我们时常是一边上课,一边挨冻。严寒的冬天,残酷的环境,还是逼退了一些孩子。

每天清晨,清冽的寒气,从远处的金沙江畔、蜻蛉河畔吹来,在群山之间、在起伏不定的东坡西岭、在空旷的田野上徘徊。冷风吹在脸上,像薄薄的刀片划过一样疼。可这个时候,却成为了老家的人们一年中最为清闲的时期。人们经历了一年的忙碌,终于有时间歇息了。田野里、山地里到处空荡荡的,再也看不到秋日里人们到处忙碌的身影。田野赤裸着褐色的胸膛,沐浴着冬日阳光,睡得深沉而安静。那些平日里被庄稼和野草遮蔽的田间小径,此刻也清晰地

显露出来,像大地舒展的脉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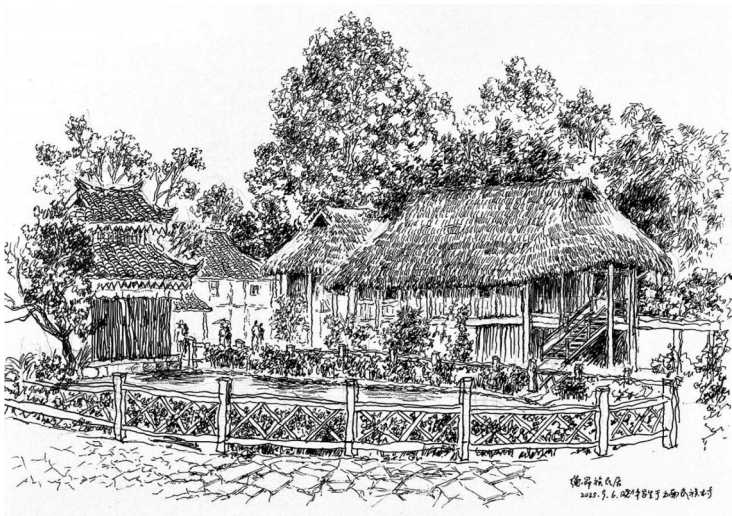
趁着冬日里空闲的时光,村里很多的人家开始有计划地准备来年的相关事宜了。小孩子们,在家里大人的安排下,放学后,忙着去山里拾捡柴火。有条件的人家,开始对自家的房屋进行修修补补,甚至动手修建新房。母亲和村里的一些妇女,忙着洗衣被,做针线活,手巧的奶奶则忙碌着腌酸菜。村子向阳的地方,开始三五成群地聚着无所事事的闲人,他们一边晒着太阳,一边讲着村里的闲话,计划着来年的打算。

故乡的冬天,最温暖的记忆,莫过于夜晚。尽管天气寒冷,门外寒风呼啸,但家里却温暖如初。堂屋里烧一盆炭火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

一边烤火,一边做着事情。炉灰里扒出烤得焦香的红薯、土豆,那种噎得人喉咙发痒的口感,那种暖到肺腑四肢的香甜,是现在无论品尝何种珍馐,都无法替代的美味。

故乡的冬天,不是日历上生硬标注的一个节气,它来得自然而然,来得悄无声息。它把天空变得高远,把大地变得辽阔,把田野变得空旷。

如今,我离开故乡已经有很多年了,很少有机会再回去感受那种寒冷,可是在某个寒风乍起的夜里,我会不可自抑地想起故乡的冬天。想起那呛人却亲切的炊烟,想起那冻僵的手脚探进被窝的瞬间,想起那弥漫在清冷空气里的柴火与饭菜最本真的香气,想起那白雪覆盖的田野。



《德昂族民居》(钢笔画) 唐晓华作

> 杂记

星尘

□ 李延源

“星尘”,这个名字起得妙。他解释是读了《三体》,深感人类在宇宙间不过微尘,何况个人。然而这粒“星尘”,却偏偏要在这微渺处望见大千世界。

星尘和我是同一个县城中学毕业的,我高他一届,我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,他读的却是中国农业大学。他的专业学园林设计,后来在大连、北京的规划设计院工作,竟也当上了乡土景观所的所长。画笔一挥,便是城市广场、商业街、公园绿地的蓝图。谁料想,这画蓝图的手,后来竟持起了望远镜,对准了枝头跳跃的鸟儿。

说起与鸟结缘,倒有几段故事。星尘十岁前在山野长大,自然之趣早已种在心田。后来在合肥主持设计鸟类主题公园,算是初识禽鸟之名。真正着了道儿,是2019年冬在深圳洪湖公园,借友人望远镜一观,但见红耳鹎、夜鹭之属,羽色之丽,动作之微,竟是平日肉眼所未见。彼时恰逢星尘事业低谷,这一看竟看出几分疗愈的意味来。他想起大学时老师所授“园艺疗法”中提到,“观鸟”也是人参与到自然中的方式,原来人与自然的交集真的很神奇。

后来,他回了我们的小县城,沿着家门前的河流观鸟。这一观便不可收拾,2020年以来这几年间,不只是我们县里,滇西南的各个县区,都留下他寻鸟的足迹。野生动物拍摄本不是易事,有时守候数日不得一见,有的鸟儿一见便是永诀。但星尘乐在其中。他的公众号从无人问津到了有了第一批本地读者,甚至连保护区都邀请他做志愿者,参与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监测。最妙的是,2022年,有分析数据的师妹自豪相告,我们县成了全国发现鸟类种类增加最多的县份。一粒尘土的奔走,果然能移山填海。

问及难忘经历,他眼睛便亮了。说起在某个水库遇雨,雨过天晴,抬头竟见两只褐渔鸮明晃晃立在攀枝花树上,与他对视。空气透亮,鸮鸟叫声明快,那一刻的惊喜,想必已镌刻在心。

星尘说起鸟类习性,如数家珍。原来鸟儿非繁殖季并无固定巢穴,只是随便寻个安全处过夜。鸮类住树洞土洞,大型鸮类居土洞,栗喉蜂虎则会在土壁上打洞繁殖。星尘说他见过一个热闹的场景,有一土壁,上百只栗喉蜂虎打洞而居,蔚为壮观。这些知识,在

他口中道来,便活了。

那日午后,我们约在小区楼下的一个饭馆见面,他背着摄影包,风尘仆仆,刚刚送走了几个慕名而来的观鸟爱好者。他皮肤晒得微黑,倒衬得那双眼睛格外明亮。

我递一杯茶,他接过去却不喝,只顾从包里掏出相机,急切地翻找照片。“遇到一窝蟆口鸮。在中国是唯一的蟆口鸮代表,罕见的留鸟。”他的手指在按键上跳跃,“看!不动的时候,跟个树桩一模一样。”

照片上一只蟆口鸮和它的两只幼鸟,它们稳稳地停在树枝上。蟆口鸮羽毛呈斑驳的棕褐色,两只未出窝的幼鸟依偎在它翼下,羽毛略显蓬松。两个小家伙好奇地张望着。不经意看过去,就像枯树桩长出了六只眼睛。

星尘说,他现在有三个目标:摸清滇西南鸟类概况、提升保护意识、以观鸟带动乡村经济。

“要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,这件事有获得,才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中。”他自言微如星尘,却在这微尘中见出大千世界来。

星尘的望远镜中,不仅映着鸟儿的羽翼,更映着一个更广阔、更丰富的世界。

> 美食

风味人间

□ 司润和

腊月里的风发出那种尖锐的声音,一路打着旋儿,把梧桐树上最后几片枯叶也卷得干干净净。巷口的青石板路结了一层黑亮亮的冰。镇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香,还没有到节气,这香味就已经暖洋洋地浮起来了。这香是缥缈的,也是坚实的,一缕缕从各家各户的门楣、窗缝间飘出,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冬日里最安静的一曲——是熏腊肉的时候了。

我家屋檐下早早就挂上了母亲手编的“风铃”。一条条上好的五花肉,用细细磨过的盐和花椒腌过,腌透了风霜的意念,此刻正静静垂在竹竿上,下面是一只旧铁皮桶。母亲不允许我们使用现成的柏木屑,而是让我们去后山拾取已经掉落在地并且晒干的柏树枝。她说里面有的是阳光下的影子,有风吹过的痕迹,这样熏出来的肉更香。

点火是很慎重的事情。母亲先铺上一层枯松针,再轻轻地放上一串金黄的柏枝。火柴擦燃的一刹那,青烟便袅袅地升腾而起。那不是呛人的浓烟,而是非常耐心、柔和的青烟,像山间清晨的雾气,温柔地拥抱着暗红的肉条。柏枝燃烧时发出细微的“噼啪”声,犹如远山的絮语,随之散开的是一种清冽而温暖的木脂香,渗入到肉条的每一道肌理中去。母亲搬来个小竹凳坐在火桶边,手里做着针线活,不时抬眼看看火色。她的脸在青烟里时明时暗,有一种说不出的慈祥 and 静谧。

孩子耐不住寂寞,总在院里跑来跑去,北风一吹,鼻尖就红了。可是每当“呼哧呼哧”地靠近那片烟雾的时候,就会有一种奇怪的混合气味——肉的香浓、盐的厚重、柏枝的清苦——如同一只温柔的手一样,把我们给抓住了。于是我们围到一起,伸出冻得发紫的手指,在烟雾中比划着抓挠,仿佛可以捧住那份能看得到的香味。母亲没有责备,只是笑着递给我一个烤得焦黄发烫的红薯说:“拿去暖暖手。”

熏肉的时间很长,要十几个昼夜。烟雾也日复一日地萦绕着,就像一条无形的、温暖的脐带连接着屋檐和天空。腊肉的颜色一天比一天深,从暗红变为油亮的赭黑,表皮上凝结出细小的油珠,在冬阳下闪着诱人的光芒。香味也发生了变化,没有了新鲜的腥味,也没有了盐的锐气,更没有了烟火气,只剩下一种醇厚的、近乎木石与岁月本身的味道,沉甸甸的,似乎可以摸得到。

待到熏香扑鼻,选一块肥美的腊肉,用温水泡软后切成透明的薄片,铺在嫩黄的冬笋上,浇一勺黄酒,放入锅中蒸。蒸汽顶起锅盖,“噗”一声闷响,被封锁了整整一个冬天的香气便喷涌而出,弥漫在整个房间里。上桌的时候,肉片边缘微卷,晶莹剔透如琥珀,脂肪已化作一缕凝脂,瘦肉丝丝分明,又酥又烂。夹一筷子放入口中,首先感受到的是柏枝淡淡的辛香,然后丰腴的油脂就在舌尖融化开来,咸香四溢,喉咙里也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阳光和风带来的甜味。一桌晚饭,因为有了这一道菜,就仿佛有了山林的灵魂,有了日子慢慢烘焙出的筋骨。

窗外,深冬寒夜无边;窗内,灯火温暖,一家人的脸庞被蒸汽熏得柔和。咀嚼着、聊着,那肉里飘出的烟火味便顺着喉咙暖烘烘地落进心里,筑成一个抵御一切风霜的小而坚实的家庭。忽然就明白人间至味不在于山珍海味,而是在耐心守候、时光流转间化为平凡的烟火气。最冷的季节也有一股让人心安的味道告诉自己日子还很长,慢慢过。